

铁城之塔



郭明孝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铁城之塔

郭明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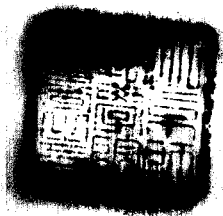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0435

1080435



铁 城 之 塔

郭明孝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frac{1}{2}$ ·插页2·字数119,000

1986年8月第1版·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400

书号10137·150 定价1.05元

序

冯 牧

我很愿意为郭明孝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表示我欣悦心情的话，因为我认为这本标志着一位顽强的跋涉者（这主要是指对于云南边疆地区的深入体验而言）和一位勤奋的笔耕者（这主要是指对于边地魅人的生活风采的真实描述而言）的劳动成果的书，其实早已经应当和读者见面；同时也因为这本书一方面记载了一位战士作家许多年来在云南走过的坚实有力的战斗足迹，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园地增添了一束自然而朴素的山花，一束充溢了边疆战士和边地风貌的生活气息和质朴色彩的花。

云南有好几千里边疆地带。在这漫长、曲折的边疆地带，驻守着许许多多以保卫祖国为职责的忠诚的边防战士。三十多年以来，他们所经历的战斗生活，他们所创造的动人业绩以及他们长年累月居住其中的社会环境和自然丰采，都是生活在内地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大约是出于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自豪感，也出于这种想要把自己毕生难忘的生活经历告诉人们的愿望，当我多次地在边疆

地区旅行访问时，我时常会遇到一些热心于文艺的战士，在劳动和战斗之余，他们便孜孜不倦地挥笔写作；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当我怀着一种渴望和神往的心情从滇南到滇西的边防地带步行了上千公里、访问过几百个边防哨所和民族村寨时，我结识了一大批热爱边疆、也热爱写作的战士和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此便成了我的战友、我的旅伴和同好。在这批先后以自己的创作才能和创作成果丰富了边疆文学事业的作者当中，除了个别老作家以外，大多是解放前后，更具体地说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和云南解放期间参加部队的河南人、江西人、广东人和云南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原籍是别处而在上述地区参军的人。这些对生活、对文学同样充满了热情的追求的青年人，和部队一同行军，一同战斗，一同爬山越水，一同露宿丛莽。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在战斗中立了功，有一些在火线上入了党，也有一些人就在这种充满革命英雄气概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生活实践中变成了作家、记者，或者是政治工作干部。直到今天，我都时常怀着深情回忆起那些烽火连天同时也是作者辈出的年代。我相信，在那段值得纪念的时期中开始走上文学道路而现在已经有所成就的一些同志，一定会怀着和我同样美好的记忆，也一定会带着同我一样的感奋之情想起那些使人永志难忘的日日夜夜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有不少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中，学完了自己文学生涯中的“大学”课程的。云南边疆，那里是一座摇篮，从它当中曾经孕育和哺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文学

工作者来；今后，也必定会继续孕育着和哺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人来。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

郭明孝同志，就是我所讲到的那种在云南边疆斗争生活中走上了文学道路并且完成了自己“大学”学业的一位辛勤有为的作者。我认识郭明孝同志，大约是在渡江以后向西南边疆进军的年代。那时，他还是一个只上过几年中学的青年。他来自河南，有着同河南黄土平原一样质朴、厚重的性格。一种偶然的际遇使他当了摄影记者。正象当时深受部队干部欢迎的许多河南战士一样，你让他从事什么工作，他就会象热爱祖国的土地一样真诚和执着地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当摄影记者必须寻求最富有色彩和典型意义的生活，同时也要求他在用摄影机面对生活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那种闪光的生活场景以及往往会同时出现的闪光的思想。就是这样，参军不久以后，郭明孝就在拍摄那些部队战斗生活场景的同时，开始把一些从生活实践中捕捉到的象火花一般闪光的事物用文字记载下来。于是，他逐渐使自己的劳动从摄影活动转到了文学和新闻写作上来。由于他带有那种用摄影记者眼光看待生活的习惯，因此，他所写作的作品，也主要是那种便于迅速和灵活地反映现实生活中最富有色彩的事物的散文和速写体裁。在这方面，他接触到的生活面和题材是很广泛的，同时也常常是极具特色和别出心裁的。他不象一般散文作家那样，往往只是力求作到精确和优美地把自己的见闻加以描绘点染；而在他描述自己的一段经历、一次见闻或是一次令人感奋

激动的遭遇的时候，总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边防战士的真挚淳朴的深情不加掩饰地自然表达出来。他的文章不事雕琢，不尚华藻，却时常带有一种使人感到十分亲切的（或者说也可以说使人可以触摸得到的）生活实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气质。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或者“风格即人”。凡是熟知郭明孝同志的人都会从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色感受到他的为人本色。他作为一个诚恳质朴、忠诚的边疆战士，常常能够把他性格和思想感情中的许多质朴而真诚的特色，相当自然地倾注和渗透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去。

郭明孝同志在写作散文的同时，有时也写作以战争或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没有收进这本集子中，却给我留下了同他的散文相同的印象，它们朴素、真挚、充满了普通劳动人民厚实的耿耿真情。郭明孝同志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我深信，他是能够把自己写作中的这种特色带进他的新作中去的。

正如许多从生活底层和战斗激流中成长起来的作者一样：对郭明孝今后的创作路程，也存在一个如何继续加深自己的生活视野和生活积累的问题，同时也存在一个如何继续丰富和提高自己概括和反映新的生活进程的艺术素养的问题。因此郭明孝同志作品的出版，恐怕只能看作是一个文学作者向新的水平努力攀登的一个新的起点。他无论对于生活还是对于文学都有一种坚定和执着的精神，都有一种切实和诚恳的态度。象这样的对于云南边疆地区

生活和边防战斗历史有着比较丰富的知识，同时又具有相当熟练写作能力的中年作者，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以热切的期望，他们应当对于开创一个以深刻反映云南边疆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创作新局面而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对于这一点，我是有很大信心的：云南边疆有如此丰富美好的生活土壤，有如此众多的对生活 and 文学怀有强烈志向和广泛经验的新老作者，只要遵循党的十二大的精神，把一切有志于革命文学事业的文学工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和发挥出来，云南边疆地区的文学事业，肯定会出现一个人才辈出、作品竞秀的繁荣局面。

1985.1.2.

目 次

序.....	冯 牧	(1)
我们的山 我们的云.....		(1)
老山前线散记.....		(8)
爱的暖流.....		(21)
鼓.....		(29)
待命.....		(38)
草.....		(52)
美丽神奇的碧塔楚.....		(56)
望夫云.....		(71)
铁城之塔.....		(75)
“容棒旺”的含羞草.....		(77)
林中黄昏.....		(81)
游大盈江虎跳石.....		(90)
老连长传奇.....		(98)

纪念碑.....	(114)
柳.....	(131)
任务.....	(143)
钢铁肩膀.....	(157)
军旅生活速写.....	(164)
带挎包的连长.....	(174)
虎坡一夜.....	(185)
后记.....	(196)

我们的山 我们的云

每天清晨，扣林地区的群山，从山腰以下的山谷中，填满了白色云雾，象汪洋大海。云上的山峰、高地，象海洋中的岛屿。在这“海洋”中，我们的边防战士，可以自由地游泳。敌人掉到这海洋里，就是灭顶之灾。

扣林山消灭入侵的越军的战斗，可以说是关门打狗。三连的任务就是迂回到敌人背后，把门关严关死。有一条巡逻道，但是不能走，一是那道路太暴露，二是敌人在路上埋了地雷，要是踏响了地雷，就会惊动敌人。先起掉地雷部队再运动，就会拖延时间，贻误战机。我们凭着地形熟，选择了一条隐蔽的没有路的路线。因为山是我们的山，我们熟悉哪一道梁子会暴露，哪一个鞍部能隐蔽，哪一片灌木丛林中能运动，哪一片竹子茅草难通行。我们从驻地苗族、壮族猎人那里学到了走山路的经验：走梁不走箐。从山梁上走，从半山腰走，比箐沟中近些，好走些。这条路线，最困难的一段是要穿过一片长满茅草的山坡。那茅草有一人多深，长得又密，简直是密得不通风，连蝴

蝶、蜜蜂也飞不进去。敌人万万想不到，会有一支队伍由这里出现在他们背后。走在前边的六班长王开宝，把冲锋枪递给身边的老战士杨泽民说：

“你帮我背上枪，我来开路。”

王开宝把帽子往下拉了拉，象扑入水中游泳那样，两手伸直在头顶，向深深的茅草扑去。他的身体压在茅草上，咯咯叭叭、沙沙唰唰，茅草断了，倒了。两手再往两边一分，又扒倒一部分茅草。然后他屈起腿站起来，往前走两步，又扑倒下去。这样他用身体压出了一条路，象一条狭窄的胡同。队伍跟在他后边，单列前进在那深深茅草的胡同里。汗水把军装浸湿透了，草上的泥土涂脏了他的衣服。茅草那象刀子似的叶子，把他的手和脸割破了，一条条伤口渗着红色的血。他这样开路一百多米，扑下去再也起不来了。他身后的杨泽民对新战士何仕贵说：

“你照顾班长，我上！”

杨泽民把两支枪给何仕贵留下，学习班长的样子，向茅草扑去。何仕贵把班长扶到一边，队伍在他们身边缓慢地前进着。

副班长龙佩德在穿过一片树林时摔断了胳膊，王开宝报告了连长，叫他下去，没想到他没有下去反而上到前边了。王开宝站起来，提上冲锋枪，踩着“路”边歪斜的茅草，赶到前边，见副班长脖子上挂着白绷带，吊着受伤的右臂，正在指挥班里战士开路。

“副班长，你还是下去吧！”王开宝说。

龙佩德没吭气，左手从胸前口袋中摸出一张叠得齐齐整整的纸，交到班长手里。那是他的入党申请书。

龙佩德说：“儿子不能看着母亲受辱，革命战士绝不容许敌人到祖国的土地上逞凶耍赖。当兵的就是要打仗，不是战胜，就是战死。请求支部在战斗中考验我。如果我牺牲了，希望追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开宝接过龙佩德的入党申请书，说：“仗打完了，我当你的介绍人。”

老兵杨泽民也累瘫倒了。新兵何仕贵上去继续开路。前进了一百多米，何仕贵又倒下了。一排长谭显愉带着三班上来了。三班副班长熊显森抢上去开路。熊显森个子小，体力差，开了一段，排长谭显愉说：“小熊，后退一步，我来！”说着，向着茅草扑去……

各分队都按时到了指定的位置，大门已经关死。愚蠢的敌人被严密包围了，还没有察觉。边防战士又一次捆紧了绑腿，系紧了鞋带。枪膛压进了子弹，打开了保险。手榴弹扭掉了盖子。战士们在焦急地等待攻击命令。可是雾太大，视度不良，观察不出去。大家担心战斗一打响，敌人会躲在丛林深草中，从眼皮下跑掉几个。可是，这山，是我们的山，那云，是我们的云啊！我们熟悉它那千变万化的脾气。就在等待发起攻击的时候，那填平山谷的白色云雾，却缭绕上升，从山谷升到山顶，从山顶飞向天空，一下子给我们扫清了视界射界，给全歼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好

象那云雾是听从指挥的。这时，大炮响了，战斗开始了。战士们高兴地说：“我们的山，我们的云，都是协同我们作战的。”据说，我们边防部队的气象排和地方上的气象站，有准确的预报，指挥员根据气象预报选择攻击时机。

战斗打响了，包围圈在缩小。一连一排要通过一个密密丛生的竹林，敌人还在这里布了地雷。排长罗自祥发出命令：

“用竹竿爆破筒开路！”

那竹竿爆破筒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专为在这样的地形上开辟通路用的。三米长的竹子，中间戳通了，装进TNT炸药，安上雷管导火索。他们排携带了二十根。第一名战士上去了，把这土制的竹竿爆破筒塞进竹林中，点燃了导火索，后退五、六米卧倒。轰隆一声巨响，爆破出五米多长、三米多宽的一条通路。接着，第二名战士又上去。一个接一个，连续爆破，炸开了一条通路，又引爆了地雷，一排很顺利地通过了竹林，向敌人侵占的高地冲去。

越南军队爱往别国的土地上埋地雷。在战斗发展的紧急时刻，左翼的部队遇到了敌人的布雷区。连长带着两个工兵上到前面来：“部队原地停止，工兵迅速排雷！”

连长焦急地看了看手表。前面高地上那风暴似的枪声，在督促着他的连队迅速前进。那两个工兵，是上级指挥机关加强来的，谁也不认得他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那个个子高一点的，立即到前边用探雷器细心地侦察。那个个子小一点的看了一眼连长焦急的面孔，大背起枪，挽

了一下袖子，上前一步对连长说：“时间来不及了，我给蹚路吧！”不等连长回答，他便挺着胸膛急步向前走去。他的脚步是那样坚实有力，英姿是那么动人。说来也奇，他竟没有碰着一个地雷，带着队伍通过了雷区。

前边要下一个七十度的陡坡，坡上长着茅草和飞机草。英雄的小工兵，把背上的枪取下来，抱在怀里，往地上一坐，用手在屁股后的地上一划，便飞也似地往山下滑去。茅草被他压倒了，压出了一条光溜溜的坡路。队伍跟在他的后边，一个个滑了下去，只有三分钟，全连便从高地下来了。

八连二排攻上30号高地前沿，排长熊睛腿部负了重伤，倒在地上，但是他两手还继续端着冲锋枪向高地顶部的敌人射击。战士马军元要给他包扎，摸到他那被打折了的腿，不由得缩了一下手，心疼得掉下了泪。熊睛说：“别管我，继续前进，消灭顶部的敌人！”他继续指挥着全排战斗，喊着口号鼓舞战士。四班长邓运周朝着他指示的方向冲上去了。邓运周是他指定的代理人。通信员戴福社朝着他指示的方向冲上去了。戴福社看到排长不顾伤痛，不减英勇顽强的气概，想起排长在今年四月七日介绍他入党时说的话：“入了党，就是党的人了，任何时候都要想着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战士吴良宝朝着熊睛指示的方向冲上去了。吴良宝想起自己生病时，排长连夜背着自己上卫生队，排长那宽大的脊背是那么有力，如今仿佛还感到排长冒着汗的身体的温热。吴良宝本来是

背弹药的，没有枪，抓了几颗手榴弹向高地的顶部冲去……六班副班长侯玉荣朝着熊睛指示的方向冲上去了。侯玉荣想起家中父亲生病时，不知排长怎么知道了，悄悄给寄去二十元钱。排长，我一定象你那样做人……黄三贵冲上去了。李强冲上去了。……熊睛站不起来，爬着，向顶端前进。他第二次负伤了，但仍然拖着受伤的腿向顶部爬行着。一条红色的路在他身后延伸着，十米，二十米……他终于上到了30号高地顶端，看到了祖国的山被收复，看到了侵略者被全部消灭。他用鲜血在祖国的山上画了一道彩虹，这彩虹映红了祖国天空的白云……

九连在83号高地上，和敌人胶着在一起了。这时出乎意外，越南军队的炮火覆盖过来。不知是越军怕他们这股人侵别国领土的队伍当俘虏？还是对这队伍没有信心，认为已经全部完蛋了？他们把钢铁倾泻到我们中国的山头上，中国的石土和他们士兵的血肉一起被炸得飞溅。敌人的炮火协同我们消灭了高地上的敌人。当然，我们三排也受到很大损失。排长、班长负伤了，战士李正富站出来说：“我来指挥！”另一名战士陈昆立即支持他，大声对阵地上的同志们说：“我们都听李正富的指挥！”又对李正富说：“你放心大胆地指挥吧！”

李正富戴上了排长的指挥机，向连长报告了情况，指挥队伍继续战斗。无坐力炮手谭振会，为了避免架炮耽误时间，便扛起三十公斤重的炮，肩炮射击，发射出五十一发炮弹，摧毁敌人二十个火力点。连长丁成芳看见炮筒

打红了，想派人接替他，不在意触了一下炮筒，哧的一声手上被烫起几个燎泡……

战争中什么奇事不能碰到啊！就说这次战斗中左翼分队通过雷区的事吧，我们的侦察兵清楚明白地观察到越军埋了地雷，我们的小工兵下了为国捐躯的决心，为进攻的队伍开辟道路去蹚地雷，可是他却沒有蹚响地雷。战斗结束了，第二天清晨，白雾又填平了山谷，我们的哨兵却听到在小工兵蹚雷开路的山头上，一声地雷爆炸。连里派出一个小组去侦察，在那里起出了二十多个地雷，绊雷、压发雷、小钢珠雷都有，在地雷爆炸的地点发现了血迹，顺着血迹搜索，发现一棵大树上有一群猴子吱吱哇哇地叫着，抱着树枝跳跃着，树下有一只猴子痛苦地呻吟着。原来这只猴子腿被地雷炸伤了，不能上树了。战士们把它抱回阵地上。卫生员给它上了药，包扎了，拴在阵地上养着。养了七天，伤好了，又把它放回到森林中。有个俏皮的战士说：“越南的地雷是中国支援的，认得故土，埋到故国的土地上，不愿意爆炸，不愿炸娘家人！”

我们的土地是那么好进来吗？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一九八一年七月于蒙自